



年輕秘訣

右一張地拍照，我害羞地想：這下兒女們要看到老妖精了。

過了一個多月，一個賣衣服的網站跟我聯繫：“小姐，您好。我想請您做我的平面模特。”“可是我都40多歲了，人老珠黃了。”“張宇說你行的。不要緊，不要緊，你就過來好了。”我過去試了他們的衣服，他們那最大號的給我試穿。我踩着高跟鞋，心想：這麼宣傳，誰會要看呢！

又過了一個多月，一個許久未聯繫的同學打電話過來說：“王艷，老同學，真沒想到，十年過去了，你比以前更漂亮了。快，老同學面前不要生分，快說說你這十年來是怎么保養的？告訴我，讓我也年輕一回！”我聽了，愣住了，我？這麼滿臉皺紋的人怎么比以前更漂亮呢！她可是我們大學校花，按理應該她漂亮才對！

從那以後，身邊的同事和一些熟人只要一見到我，都說我年輕了，漂亮了。我也暗自高興。我真的年輕了嗎？

兩個月前，我老公升任副縣長。

作者李妙鳳：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衙前農村小學校

我和張宇是好朋友，她常常給我拍照。可是，我常常躲來躲去，因為我覺得自己老了。

一天，一個賣化妝品的網站找到我：“小姐，您好，我想請您做我們的形象顧問。”“可是我都40多歲了，皮膚都鬆弛了，都有皺紋了。”“張宇說你行的。不要緊，不要緊，你就過來好了。”我過去，試了他們的化妝品，他們左一張，

有用的東西

新搬來的鄰居是古稀之年的老兩口，我拜訪他們，覺得屋里挺熱鬧。

大媽面前堆着五顏六色的東西，戴着老花鏡做什么。看見我，像許多老年人一樣從鏡片上方笑咪咪地看，一下子拉近了距離。“大媽，忙什么呢？”“你大媽做有用-用-的東西。”沒等大媽開口，大叔替她告訴我，拉長“有用”兩個字。大媽笑着邊做邊說，從飯館帶回剩菜，每次都有幾個塑料餐盒，扔掉怪可惜的；不扔堆放着挺佔地兒，能做什么就做。看我做的小筐！我看大媽把一次性餐盒剪成條兒，纏繞彩線，精緻的小筐即將成形。“大媽，您手真巧！廢物利用得真好！”聽我這樣說，大媽興奮地指給我看她的成果。你看門上掛着的平安果，是拆舊毛衣勾出的；牆上的花瓶，是用可樂瓶子剪出的；桌布上的花，是小孫女衣服旋出蓮花

瓣補上去的；煙灰缸的套，是點心盒縫成的小筐籠……

“跟着啥人學啥人，跟着巫婆跳大神。我見外面冰棍棍兒呀，包裝的塑料條呀，也撿回來插個小籠子、小凳子。”大爺聽我們聊得歡，也聊起來。“你大媽怕浪費東西，我也學會了。我們都是從苦日子中過來的，覺得啥東西都有用。扔掉了，就像犯罪一樣。”我隨着大爺大媽的手勢看，屋里挂的、擺的、用的，都用手工藝品裝飾一番，琳琅滿目，老兩口居住的房間顯得擁擠而暖意融融。“真開眼，我還會來拜訪你們。”我邁出門，大媽拿來幾雙綉的鞋墊送我，我婉拒了，其實已經拿回更好的東西了。

幾天後老兩口叫我，讓幫諮詢一下，他們百年後要捐獻眼角膜，說有用的東西不能浪費……

作者趙文新：北京市延慶高塔街

我家都改吃素了

我們全家人都比較喜歡吃肉，煎、炒、煮、炸，變着法子吃，因此光顧菜場肉鋪便成了我的日常功課。在菜場一字排開的近二十家肉鋪攤販的吆喝聲中，每次我都是仰首挺胸、目不斜視快速略過一家家肉鋪，直達菜場靠近里間的李斯家肉鋪。之所以每次都光顧，並不是因為李斯家的肉比別家的新鮮，或者對我多有優惠，而是因為李斯與我住在同一小區，而且住在同一幢樓的緣故。實話說得好：遠親不如近鄰，這抬頭不見低頭見的，照顧一下生意也是理所當然的。然而，最近接連發生的二件小事，卻讓我漸漸地遠離了李斯家肉鋪。

那天，天氣特別的炎熱，我去李斯家肉鋪買肉，考慮到家中冰箱早已被塞滿，而且他家當天的肉看起來也不新鮮，我就對李斯說：“少秤點，割塊不超過十元的。”李斯回答得倒很乾脆：“得呢，保證你滿意。”說完一刀下去，往電子秤上一丟：“十四塊五毛，”同時手腳麻利

地將旁邊一塊綠茵茵的肉丟到秤上：“二十塊五毛，收你二十塊好了。”我沒有言語，默默地掏出錢包付錢。走出菜場大門，我將那塊綠茵茵的肉丟出扔進了門口的垃圾箱。

過了一段時間，我再去菜場買菜，看到李斯老婆在幫他看鋪子，就走過去打了聲招呼，並指了指一塊不大的肉說：“你秤下多少錢，我拿回去配個菜。”李斯老婆在電子秤上打出了肉的公斤價——二十六元，接着秤一：“九塊三毛五，要不你就給九元吧。”這時正好李斯走了過來，聞言猛地把他老婆一拽，然後熟練的將價格由二十六元改成了二點六元，屏幕閃了閃，猛地跳出這肉塊的總價格——一點零元。“十元，”李斯面不改色心不跳。

昨天晚上飯後，我與妻在小區散步，偶然遇到李斯，李斯問：“怎么你家現在不吃肉了？好久都沒看到你來買肉了。”我笑了笑：“我家現在都改吃素了。”

作者江春風：蘇省張家港市江蘇聯冠高新技術有限公司



百轉千回秋草香

人的一生太過短暫，我們往往去攀附那些高處的事物，比如高山流水，比如花好月圓，比如權利和榮譽的巔峰，於是，便忽略了那些低處的風景。

秋風一來，枝繁葉茂的錦夏早已不復存在，繁花過後必是一片蕭條，那些精美的落葉也不過是世間萬物留戀于生命時光的最後喘息。生命終將老去，只不過有的于困惑中做着垂死掙扎，有的在平淡中安守着一份靜美。

然而，我驚訝于生命成長的過程，一株狗尾巴草兒也可以開出屬於自己的輝煌。

那些飄動搖曳的身影晃若前塵俗世里的小家碧玉，恬靜而不失活潑，沒有一笑百媚生的庸俗和貪婪，遠遠地看着，不施粉黛卻氤氳生香；那些跌落于草叢中的種子蘊藏着一個個小小的希望，沒有人知道來年春天它們會以什麼樣的姿態呈現在你的面前；那些錯綜複雜的根繫牢牢地盤固着腳下的泥土，你也許不知道它一樣在嘔心瀝血，為生命積蓄力量。

秋雨綿綿，洗盡了空氣中瀰漫的最後一粒浮塵，無論你身處高位，還是平凡的一介小民，生活終究會在你年屆花甲時歸于平淡。人生何須高處尋，百轉千回秋草香，不要一直顧着趕路，回眸一瞬間，秋草也會香味四溢，笑靨如花。

作者時雙慶：(筆名晚風)河南確山人，培訓教師。

合適的去處

那年，阿香患了嚴重的腎病，一向陽光開朗的她一度消沉，大門不出二門不邁，體重直降二十公斤，整个人都脫了型。

“香，我陪你去逛街吧！”阿賢軟磨硬泡，領着阿香進了服裝店。可是那美丽的连衣裙一上阿香的身，立刻像挂了一副蚊帳，阿香扔下衣服，生氣地回了家。

“香，我們去健身房吧！”阿賢又領着阿香進了健身房。阿香選了一輛动感單車騎了上去，隨着音樂熱烈地舞蹈，阿賢見了很开心。正高興着，突然撲通一聲，阿香从动感單車上摔了下來，暈了過去，折騰了好久才醒過來。教練說阿香體質太差，不適合進健身房，阿香更難過了。

“香，要不我們去梅岭賞花吧？”見阿賢一片熱情，阿香連心地答應了。

那是一個大晴天，秋高气爽、艷陽高照。他們驅車來到梅岭山脚下，濃郁的花香讓人神清氣爽、心曠神怡。阿香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開始登山。忽然，前方傳來一陣悠揚的樂聲，阿香加快了脚步。只見桂花深處，睜了一塊空地，一位須發斑白的老人正迎風操練，他一襲白衣、身姿飄渺，宛如一位老神仙。阿香看得出神，不由自主地跟在老神仙的身后練起來。老神仙回頭一看，滿臉驚喜：“好苗子啊！你願隨我學太極拳？”

“如果老神仙不嫌棄，我願拜您為師！”這就是緣啊！從此阿香天天登梅岭，來學太極拳。凭着悟性與勤奮，阿香進步飞快，一年後便獲了縣級大獎，三年後就獲得了市級大獎。她如矯健如飛、滿面春風，誰也不記得她患過什麼病了。當然，只有阿賢知道，雇用全國資深的太極拳教練來梅岭有多難！

作者黃文娟



鈕扣

一枚藍色的鑲有金屬輪廓的鈕扣已經脫落幾天了，我一直惦记著將它重新縫好，可是每次拿起上衣，又總覺得衣擺下端少一枚鈕扣也無大礙，索性只將上面三個扣子系好，一任那兩片衣角隨意搖擺去了。

衣擺隨風飄啊飄，閒散的心情卻變得越來越無聊。我清楚地記得，有一句諺語是說：“話是攔路虎，衣是瘡人毛。”意思是說，說什麼樣的話，見什麼樣的人；穿什麼樣的衣，進多麼高的門。我則不然了，一枚鈕扣脫落，兩片衣擺搖曳，別說旁人看著别扭，自己也委實感到多少有點不太得勁。

那枚扣子其實就揣在衣袋內，每次伸手取煙，或是將手隨意塞進衣袋，鈕扣總像是卡通片裡的什麼精靈，在指間調皮地彈來彈去，甚或想抽身跳將出來。

“放我出去，放我到你的胸前！”我想，“小傢伙”一定會這般叫嚷，只是我無暇顧及，我的手已經習慣於這種“彈奏”——你嚷吧，又不是我在痛，管它呢！

又過了幾天，另一枚鈕扣也“落伍”了，就在它滴滴答答在水泥地面上盡情舞蹈的瞬間，我胸前的兩片衣襟已然各分左右，再沒有了起碼的規整。我下意識地將一隻手戳入轉眼間空洞下來的扣眼兒，另一隻手則插入衣袋，將另一枚先期脫落的鈕扣取出來，心想，是該好生縫補一番了……

縫一枚鈕扣很平常，針兒走，線兒跟，曾經脫落的，很快也就編綴起來。於是，衣襟依舊平整，藍色鑲有金屬輪廓的鈕扣依舊像無須掩飾的心事，均勻排列，點綴風采。這樣的生活真的是如常又如意。

可是，這問起來，成長的歷程中，像鈕扣一樣看似渺小，並且在脫落後又沒能及時加以縫補的那些所謂“生活的瑣事”，又該發生過多少呢？——比如褲線歪了一點點，比如眼鏡片上有污漬，比如自行車胎放了氣……蓋因為別無大礙，或者盡皆可以擱置，每每都被心下日益積澱的一種慵倦所忽略不記，視而不見，一再推脫。

“有什麼大不了的，小事一樁。難得糊塗啊！”

然而，這該是多麼可怕的“心性”。儘管我們一時難以說清楚自己究竟是從那一天開始懶得去為一枚什麼鈕扣勞神的，可是，或許就是這種不知不覺，反倒助長了一種惰性，耗蝕了幾分靈動，使得原本充沛的心胸日漸萎頓，以致再無意被什麼所喚醒。想想看，一個連一枚鈕扣都懶得縫補的人，到底又能拿得起什麼呢？

更進一步說，如果把鈕扣比做我們體內的某一處“部件”，或是精神乃至情感範疇裡的某一種知覺，某一天忽然脫落了，而自己卻並不急著去加以“縫補”，想必生命也就會因此慢慢失去了“內容”，我們曾經希冀的那麼多美好的夢境也就永遠無法得以實現。可是，我們又怎捨得讓心上的“鈕扣”輕易脫落，而白白留下一片虛空呢！

由此我想，真正意義上的平凡而普通的生活，既應該是大氣的，也應該是瑣碎的；因小失大或是妄自尊大都是偏狹的，失衡的，搖擺不定的。只有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一針一線，一度一丈，才會擁有整個長天。就像弘一大師所說的那樣：花繁柳密處撥得開才是手段，風狂雨驟時立得定方見腳跟。

作者任東升：遼寧省作家協會會員，撫順市作家協會理事。



情迷桑梓

五年前，我那癱瘓十多年的母親去世了。父親已年近八旬，讓他一個人獨居鄉下老院，我實在不放心，就提出接他同住。父親說：“不用，我在老家住就挺好。人老了，不想離開老家。”我說：“爸，我就在縣城工作，離老家又不遠，您啥時候想家了，我可以隨時送您回來看看啊。”父親說：“你媽不在了，我也輕閑了，一個人在老家，圖個素靜。”我想父親可能是因母親剛過世，心情一時半會兒還緩不過來，也就沒再勉強。

過了一年，我又多次提出接父親同住，可他始終不肯：“我還是在老家住吧。每天早晚，都可以溜達着去南面那個山坡上活動一下身

體，挺好的。”我說：“爸，您想鍛煉身體，我住的新村附近就有公園，地面都鋪得平平整整，不比那個坑坑窪窪的山坡強嗎？”父親說：“那個公園？太小了，忒窩憋得慌。”我哭笑不得。

這樣又過了三年多，我搬到了新的小區，再次提出接父親同住，但他仍是不肯：“我在老家住就挺好，每天早晚到南面那個山坡上去活動活動身體，心情就格外暢快。”我說：“爸，我剛搬的小區東面有個生態公園，青山綠水，花木蔥蘢，還有各種健身器材，比那個山坡強過百倍。您就跟我住一段時間，看看公園怎樣，好嗎？您都八十多歲了，讓您一個人住在老家，不怕左鄰右捨說我的閒話？”父親沉默半晌，終於答應：“好吧，那我過去住一段時間試試？”

然而，住了沒幾天，父親就鬧着回老家。我問怎么了？他說生態公園太遠。我說：“不就一公里的路程嗎？您在老家從老院到那個小山坡，不也有一公里嗎？能遠多少呢？”父親又說：“城里行人和車輛太多，忒鬧騰，也不安全。”實在沒辦法，我只得把他老人家送回老家。

終於有一天，父親因突發腦溢血，倒在了那個山坡上。辦完父親後事，在整理他的遺物時，我突然在他日記中看到這樣一段話：“梅，我永遠都忘不了六十多年前，在這個山坡上和你初次相遇。陰差陽錯，命運弄人，你我最終沒能走到一起。風燭殘年，我多么希望能再和你見上一面！”

作者王聖禮：山東省單縣人民檢察院行政檢察科

守護堤壩

連日暴雨，十多天沒有停歇……河水暴漲，濁浪滔天。

松山鄉政府幹部孫東平負責茅坪村的為民水庫。接到汛情報告，孫東平第一時間趕到了水庫邊，巡邏查看，不放過每一個角落。

暴雨還在肆無忌憚地下着。看着水位線超過警戒線一米，二米，三米……孫東平和村幹部心急如焚，日夜守護，汗水和着雨水濕了又干，干了又濕，身上饑味、汗味夾雜着其他各種怪味。即使這樣，也不能回家，險情就是命令，水庫必須嚴防死守！

不好，有一處堤壩水土流失，出現了裂縫。孫東平和村幹部趕緊裝沙袋，打木樁，手忙腳亂，馬不停蹄，拼命堵塞縫隙。直到累得精疲力竭，仍然奮力堅持着……

這時，孫東平的弟弟氣喘吁吁地跑過來，上氣不接下氣地說：“哥，你快回去一趟，去看看爸爸吧……”還沒等把話說完，便暈在了水庫邊。

孫東平心里咯噔一下，眼淚瞬間模糊了視線……停頓了足有五秒，孫東平大聲招呼村幹部：“大家繼續，災情緊急，我們一定要全力以赴，決不能讓水庫決堤，全村老百姓的生命都在我們手里啊……”

堤壩裂縫終於堵住了。孫東平卻眼前一黑，一下子栽倒在地……

當孫東平睜開眼睛的時候，已經躺在了醫院里。

弟弟悲痛地告訴他：“咱爸他，他走了……”

“我對不住咱爸，我是咱老孫家的不肖子孫！”孫東平哭喊着說。

“不，你是咱們孫氏家族的驕傲！”弟弟流着眼淚自豪地說。說着，他用手指了指病房外，只見病房門口、醫院院裡和醫院院外都堵滿了前來探望孫東平的村民……

作者王美珍：筆名淡雅如水。中華詩詞學會會員。江西省詩詞學會會員，江西省散曲學會會員

